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灵魂不起舞/赵玫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2.2 (2002.9 重印)
ISBN 7-5411-2082-0

I. 我... II. 赵...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5986 号

责任编辑:金平 林文询

封面设计:任兆祥

版面设计:史小燕

辑页插图:西里

责任印制:黄迅

责任校对:邓永勤等

书 名	我的灵魂不起舞	定价 25.00 元
作 者	赵 玫	ISBN7-5411-2082-0/I·1790
2002 年 4 月第一版		2002 年 9 月第四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插页 2	字数 329 千
印张 13.125		印数:18 001—21 000 册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电话:(028) 86666700 [发行部]		(028) 86678512 [编辑部]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成都华宇电子制印公司照排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 86636481 86241146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028) 87851176

目录

上帝也知道梦不可追	1
当另一个人走进来	7 5
十七英里海岸	1 2 7
小城烟雨	1 5 5
她的心给谁	1 8 1
午夜战争	2 3 5
报纸上的那个熟人	2 4 9
爱又如何	2 6 5
我的灵魂不起舞	2 9 5



上帝也知道

梦

不可
追



当母亲死了，女人孤独地留下那绵延不绝的伤痛。从此再没有了相依的温暖。于是，一个男人出现。始料所不及地。但却是命定。

男人出现的意义甚至是他自己也不曾认识的。他只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驱使着。因为女人悲伤。所以他觉得他应该去看她。没有更加清晰的概念。他只是想去。他了解女人。他们是朋友。他怕女人从此的孤单。他知道母亲之于这个女人意味了什么。他关心这个女人在母亲过世之后的每一个举动。甚至每一滴眼泪每一声叹息。他自己的心里或许也是悲伤的，但是在女人哭的时候，他不哭。

他每天都去看那个悲伤的女人。在处理丧事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陪在女人身边。在那样的时刻他是女人的主心骨。他们有长久以来的无形的默契。女人在那样的时刻需要每分每秒都看到男人。但是男人从来不必说什么。他在就是一切。他只要让那个女人看到他感觉到他知道他是在她身边的，就行了。这就是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一种心里的关系。不用说出来的，但也是能被前来吊唁的人们默默感知的。但是他们不管。在这种非常的时刻他们都知道彼此需要的是什么。

男人在角落中，但却撑着全局。

一切多么可怕。这是另一个女人的想法。

另一个女人是男人的妻子，所以她深知她所面临的将是怎样的危机。她知道多年来她的丈夫对那个丧母的女人所怀的是一种怎样的感情。这甚至是他们夫妻之间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十几年来，他们甚至一直在为那个女人争吵着。吵吵停停。聚聚散散。便成为了夫妻间的一道永恒的阻隔。一个结。所以他们好像永远不能亲近。那种真正的亲近。心灵的亲近。

那争吵的激烈场面仿佛就在眼前。不堪回首的，想一想都会周身颤抖。

妻子认识小希。因为小希是丈夫的雇员。记得小希刚到公司的时候，她美满的婚姻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她是欢乐的幸福的，对所有的男人不屑一顾，甚至对她的上司也非常矜持。所以男人认为小希很好，妻子自己也将小希视为姐妹。但是紧接着小希的问题就来了。先是她读研究生的丈夫动了出国的念头，不久就办好了到美国读书的手续，紧接着便开始了她海外学子的艰辛生涯，从此和小希天各一方，惟有长相思。一开始小希伤痛之余还满怀着出国陪读的憧憬。但是久而久之这出国的梦想便越来越渺茫了。于是小希情绪低落，上班时也会偶尔伤心落泪。一个那么年轻貌美、风姿绰约的女人遭此厄运，办公室里的男人们便不能不向她伸出援助同情的手臂。而妻子知道，丈夫也是其中之一。

他们最激烈的一次争吵是在小希收到她美国丈夫提出离婚的信之后。男人回到家。说到了小希的不幸。在愤怒谴责那个忘恩负义的美国男人的同时，他自然也是对小希深感同情。而这同情竟然也引出了妻子的泪流满面，她说，我知道你厌倦我了。我们完了。

然后激烈的争吵就开始了。连续很多天男人回家都很晚。一开始男人并不讳言他是在跟小希谈话。他说小希是他最得力的助

手，而小希的情绪恶劣将直接影响他的工作，所以他必须和她谈一谈。

下班以后？

情感问题？

办公室里还有别人吗？

你不知道我在家里等你吗？

你……

男人勃然大怒。然后那个晚上睡觉时，他便是背对着女人睡着的。清晨女人醒来的时候，他早已经离开家了。

接下来是妻子不停地给丈夫打电话。但男人一听是妻子的声音就立刻挂掉电话。后来的几天男人回来得更晚。女人不知道男人去了哪儿，她想他一定是和小希在一起。劝慰她，而且她猜她一定会怂恿小希做出离婚的选择。女人知道那时候小希还住在她自己的家中，独守着空房和空床。她猜想男人一定是去了那个需要他的地方，进而不可遏止地做着他们可能都想做的那些事。

男人总是很晚回来。不理女人。

女人在那些天所说的惟一的话是，你还记得吗，我是你妻子。

后来当男人更晚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家中就没有人了。

一开始他对妻子的出走也并不在意。他甚至想他们这样分开一段冷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随着妻子离家的时间越来越久，他才终于慌乱了起来。他于是四处打电话找妻子。亲戚家或者朋友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女人的下落，这就让男人更加忧心忡忡，甚至失魂落魄。

后来女人知道，男人就是在这段时间和小希亲近但又终于疏远了小希的。妻子离开了，他才知道妻子对他有多重要。他是在一个很遥远的城市中找到妻子的。那是一个朋友的家。他事先说了对不起才飞到那个城市去接妻子的。

妻子正和朋友全家喝茶。她当着朋友的面，以一种异常冷漠的神情提出了离婚。

男人说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你还要怎样？

女人说，这不是道歉的问题，而是尽头，我们完了。

男人看着妻子。他觉得这个女人就是在她冷漠的时候残酷的时候也是这么美。他拿她没有办法，于是他只好转而对女人的朋友说，帮帮忙，你们先出去，就一会儿，哪怕半个小时，我就会把她接走。

妻子说，你不能这样，这不是你家。

朋友说，我的家也是她的家。她愿意在这里住多久就住多久。楼上是她的天地。她可以有画室，还可以有会客厅……

求你们了，行吗？让我们单独谈谈。

我们可以到外面去谈，女人说。

不！男人狂吼着，就在这里。

最终朋友带着全家离开。朋友一家的脚步声还在楼梯上响着，男人便开始撕扯女人的外衣。女人拒绝着。往后退。她说不，不能这么轻易。我们的事还没有完……男人紧紧抱住了女人。他的手在女人的身上到处抚摸着。他说我太想你了我离不开你，哦，这一切……

不，你不能这样。那么小希呢？

什么小希？只有你，给我，你的舌头……

男人奋力搓揉着女人。女人不再挣扎。她周身赤裸地背靠在朋友家雪白的墙壁上。她已经没有退路。男人就在她的胸前。那由乳房向外扩张的欲望。那是她的男人。他的头发和他的嘴给予她的冲动。她怎么能拒绝？

慢慢地女人抬起了手臂。她抱紧了她的丈夫。很多年来她是那么爱他。每个清晨醒来的时候她都害怕失去他。他就那样用欲望攻击着她。他把她抱起。是的她是那么需要他。她怎么能不需

要他呢？她在呻吟中回答他，我是你的，全都是你的……

便是在那雪白的墙壁前，他们完成了那次和解。那是一次很昂贵的和解，站着完成的一切，和往返的飞机票。

女人说我还想要。

男人说，那么回家，每天都给你。

于是不曾有片刻休息，女人转身就上楼收拾她的衣物。他们甚至没有等朋友回来就离开了朋友的家。一路上女人是幸福的，因为她的身体里充满了男人的液体。

他们当天赶乘最晚的航班回到了家。尽管到家时已经是午夜，但那毕竟是他们自己的家。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他们可以自由做爱。

原来和解是如此轻易。只需丈夫飞到朋友的家，并且让他们单独在一起五分钟。仅仅是五分钟。充满了激情的。他们原本期盼着回到家后能继续持续高潮，但不知为什么，却激情不再。

也许是因为家的感觉太熟悉以至于让他们麻木了。他们在熟悉的所有角落走来走去。然后就睡了。丈夫依然背对着女人，他说他太累了。一天中往返于两个遥远的城市之间，而且，明早他还要上班。

于是女人落寞。醒着而落寞。这熟悉的环境让她愤怒。她想男人明天反正又要见到小希。然而她呢？

窗外是星空。

女人想，结婚可能是她此生做出的对自己最不负责的选择了。婚姻使她麻木，但又没有勇气摆脱。结果动不动提到离婚反而成为了儿戏，这些也令她厌倦。

然而她却在乎小希，这又让她难以解释，她不知道这是不是说明她可能也还在乎他们的婚姻。

她记得那是周末某一天的一个灿烂的午后。在那样的时刻她和丈夫通常在床上。那是他们喜欢的一种习惯，在午后做爱。白

天。有阳光流泄。又被窗帘遮挡着。那种被遮挡的情调。

电话铃是突然响起的。那一刻他们正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怎么竟忘了拔掉电话？于是他们不得不停止了那缱绻柔情的动作。电话铃不停地响。仿佛一定要找到要找的那个人。他？或者她？

女人拿起了电话。她在拿起电话之后，依然任男人继续热烈地抚摸着她……

一个女人的声音。不知道是谁。但那个女人所执著要找的，是男人，于是妻子把电话交给了丈夫。

妻子并不知道那个电话有多可怕。在那一刻，女人正在慢慢步入着她欲望的高峰。他们赤裸地缠绕在一起。他们正在尽情享受着那一刻的欢乐。但是男人已经心慌意乱。女人在男人的脸上看出了事情的严重。

是小希。男人说。

小希怎么啦？

她母亲突然死了。就在家中。

女人长出一口气，说，我以为小希怎么了。

你不知道她的母亲对她来说意味了什么。

你要去吗？

男人说，恐怕是要去的。琳琳要我去。

琳琳是谁？

小希的朋友。

小希的朋友你也认识？

她常来我们办公室找小希。

女人无言以对。她松开了男人。觉得有些失落。你走吧。然后她看着窗外外面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午后。她想她已经记不清他们曾多少次经历这样的午后了。但那个突然的而且是不祥的电话使他们高潮顿失。他们已经不能再一道步入天堂。女人的欲望转瞬之间便不知被丢失在了什么地方。女人很沮丧。但是她

又莫名其妙地觉得很害怕。

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那恐惧是女人自己也说不清的。

于是因恐惧她便又搂紧了丈夫。抱紧他。亲吻他的宽阔的胸膛。然后说，我害怕。怕失去你。

你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男人很烦躁。

真的。别离开我。这一切都是我们共同的。你不会不在意吧？连女人自己都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她也许真的害怕会失去什么。在她的深层的恐惧中，甚至包含着她对小希的惧怕。

男人重新抱紧了女人。

他知道女人的身体和欲望被无辜中止在了那种巅峰的状态中。所以他将持续。帮助女人完成。尽管那时候他已经心不在焉。

女人说，不。她想她已经不能做那些了。

但是男人要她。

女人在那一刻和男人的想法一定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小希母亲的逝去将使小希成为一个彻底自由的女人。于是女人觉得男人没有对小希家的不幸表现出太多的悲伤，甚至有一种好像期盼已久的解脱感。女人不知道很多年来，小希的母亲是不是一直在阻挡着他。女人更不知道，此刻在男人意识的深处，是不是有种如愿以偿的欢欣。他终于可以毫无障碍地和小希在一起了。他们从此可以随心所欲。

男人或许真是怀了某种庆幸和解脱在拼力撞击着他身下的女人的。他或者很快乐，但是女人不快乐，她说行了，你走吧，她在等你。

谁，谁在等，男人竟然假装到如此地步。

不是小希在等你吗？在这一刻，她是多么希望你能在她身边。毕竟那是个惨痛的事情，难道你一点儿不觉得悲伤吗？

但是男人继续要女人。尽管她不停地说着不，不要，但男人就是不肯停止。在这样的时刻，他强迫他的女人和他一道庆祝他未来的随心所欲。但是女人真的不快乐。她只是欲罢不能罢了。当一切完成，她无法描述自己的那种被强奸的感觉。总之她非常难受，甚至绝望。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了。她似乎是在帮助男人完成什么。她还似乎是在替代着别的什么女人。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她将失去。那些她本来已经拥有的。

她躺在那里。卫生间里传来那种年深日久的熟悉的水声。红色的窗帘挡不住午后灿烂的阳光。阳光便也成为了红色。在他们的卧室中燃烧起欲望。

女人躺在那里。想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她知道男人洗过之后，就要道貌岸然地到小希家去了。那是天经地义的。无可指责的。但是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男人在得知了那一切后，为什么还要强迫自己满足女人的欲望呢？他不是已经心急如焚了吗？他不是已经恨不能立刻就赶到小希的身边吗？

于是女人努力为男人想出了很多的理由。她想或者男人想满足她；或者男人想安抚她；或者男人想证明他对她的爱；但也或者男人只是想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掩饰他内心的难抑的喜悦……

男人穿戴整齐。他们默默无语。好像箭在弦上。他们都知道过一会儿，男人就要离开家去看那个被噩耗袭击后正热切盼望着他的小希了。

女人看着男人。她想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转机。从此男人就要离开这个家了。这个他们共同建立的家。永远的离开。尽管就在刚才，男人还在她的身体上信誓旦旦，保证他永远不会离开。他是那么匆忙地做着那一切。他可能觉得惟有做完那一切才能离开，也才是人道的。当然可能那也是他的一种心愿，或者责任。但女人知道分别已经是迟早的了。既然小希的母亲已经长离人世。

女人也开始从床上起来。她为男人找出适合丧事的衣服。男人已经开始焦虑。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那是女人看得出来的，他甚至等不及女人在衣柜中慢慢地寻找。他的神情在告诉女人，我已经做完了我该做的，你为什么就不能快一点？

女人想那是任何女人都能感觉得到的一种近乎疯狂而又被竭力抑制的急切。

男人敞开心怀是准备着拥抱另一个女人的。他还准备好了去接受她的眼泪，并且将彻夜陪伴她，直到天明。然后日复一日，不再回家。

女人记得争吵是在最后一刻突然爆发的。怨忿已郁积了很久，甚至多年，而那个不幸的电话，其实不过是一个导火索。

争吵是必然的。也是迟早的。这一点他们都知道。在女人，这是她内心极度恐慌的总爆发，因为她知道仅仅是一个非常的事件，就能将她的丈夫和小希从此捆绑在一起。然后那个事件到来了。那同时又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悲痛中的女人需要男人抚慰，而男人也需要在这样的时刻表现大丈夫气概。所以女人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知道她已经失去自己的丈夫了。而在男人，则是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女人了，他不仅了解她，还那么深刻地了解着他自己。他太清楚自己在这刻这么匆匆忙忙地是要去做什么了。他是那么期盼着快点见到小希。甚至期盼着能把悲伤的小希揽在怀中，让她在他的胸前尽情地哭泣。他会最大限度地陪着她，帮助她料理好所有母亲的丧事。

男人便是怀了这样的心境准备落荒而逃的。他确实已经不能忍受妻子的慢条斯理了。他试着女人拿给他的各种各样的衬衣。他觉得她简直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但是他始终强忍着心头的愤怒，他不想在这样的时候和女人争吵。

总之，箭在弦上。绷紧着。无论对谁，都将是一触即发。

女人看不得男人的急切，而男人对女人的忍受程度也已经到

了极限。他们只是不知道首先发难的那个人会是谁。

女人不是一上来就以爆发的态势与男人争吵的。通常，她要发作的时候，总是先用温和的语调质询男人，这次也是如此。当她看着男人已经穿戴停当，整装待发的时候，她突然问，你还爱我吗？真的能永远和我在一起吗？

听上去是那么普通的甚至是充满了爱意的问话，却让那个本来已经准备好出门的男人一屁股坐在了沙发里。

他看着女人。他知道女人的话语尽管温柔，但那已经是暴风雨的前兆。他太了解女人了，他知道这就是宣战书，是那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温柔序曲，他甚至已经看到了那刀光剑影。于是他的思维立刻进入了临战状态，他已经不能正常回答女人的问话了，他说，你到底什么意思？

女人便也暴跳如雷。她说，你难道就不能回答爱还是不爱吗？我的问话有什么错吗？

是的，没有错。男人说，我爱你，行了吧？

行了吧？你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之间关系的？总是行了吧，你可以说不爱。并没人强迫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什么变化？她的母亲死了……

是的，正因为她的母亲死了，便不再有障碍。所以我知道，你是不是就要离开我了？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这是两回事。男人说，小希是朋友，朋友家出了事，难道不该去看一看吗？

我是在问你今后和我的关系。

和你又能有什么，你是妻子，而小希是同事，是我们的朋友……

也是个让你喜欢的女人。

男人不恋战。因为他真的太想见到小希了，特别是在这种悲

伤的时刻。

于是那一次争吵以男人的抽身逃跑而匆匆结束。女人被留在家中。一个人。想像着男人是怎样走进了小希的家，又是怎样把前来为他开门的小希紧紧抱在怀中……当然也可能当着众人他们不能有过分亲昵的举动，但是男人的目光已经亲吻了小希，那就足够了。

接下来便是女人留在家中等男人。从午后，到午夜。男人却一直没有回来，这也是女人所料到的。女人把电话打过去，男人的回答也是女人料到的。有那么多善后的事宜等着男人去料理，他怎么能轻易就回来呢？女人在电话中沉默不语。沉默不语就是许诺，男人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夜不归宿了。又是个无懈可击的理由。

女人能说什么。让他快回来？女人说了，就是女人不近人情，这就是女人目前充当的角色。她必须允许男人和小希在一起，而在这样的时刻，也好像他们无论怎样地亲近都是合乎情理的。不合理的只是女人。这就是女人不得不面对的无奈。

女人躺在床上等男人。后来她想她不是在等男人，而是她自己睡不着。她想着白天的争吵。争吵中最深的印象是，男人第一次提出了小希是朋友，而过去男人仅仅说小希是同事。那么朋友又意味了什么呢？她和他不也是朋友吗？是朋友是不是上床就更顺理成章些？是朋友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彼此相爱？那么从此被丢在空房和空床上的，是不是就不是小希而是她了？

这样直到清晨。在睁着眼睛熬过了整整一夜之后，男人竟还没有回来。

男人一刻不回家，女人就一刻不能睡。在漫长的夜晚。空落和寂静。女人睡不着，就只能是满脑子胡思乱想。而且她想像的那些让她疯狂。那种带着残酷诗意的疯狂。她想这就是很多像她这种年龄并且做了很多年妻子的女人的处境。那是她们不得不面

对的现实。

她想这时候前来吊唁的人们已经纷纷离去。最后只剩下了男人和小希。在这样的时刻，男人当然不能丢下小希，何况小希亡逝的母亲就停在家中。亮着的长明灯。而灯一旦熄灭，就将是漆黑一片。如果留下小希一人，男人一定会怕她会更加悲伤。男人知道小希对母亲的感情。她是那么深爱着母亲，特别是这些年母女相依为伴的清苦时光。于是小希流着泪坐在母亲的尸体前。她不停地用手去抚摸母亲的脸色，并为母亲梳理那花白而稀疏的头发。

然后男人走进来。他说人们都走了。他又说，我不会走的。于是他们来到了小希的卧室。小希依然流泪。男人为她擦泪。然后男人就拥抱了小希，并亲吻着她的披散的头发。而死去的母亲就在隔壁。她终于再不能阻止女儿去爱一个有妇之夫了。

这样的时刻，只有一个人可以给小希以抚慰，那就是男人。

这样他们在一起。他们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在一起了。一开始是那种很合乎情理的也是很纯洁的拥抱，拥抱的惟一目的是为了小希不要悲伤。然而，男人的安慰反而使小希更悲伤，而男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心爱的女人的眼泪。所以他不停地用手去抹小希的眼泪。后来他干脆去亲吻那些冰凉的悲伤。后来小希的身体在他的亲吻中颤栗，那颤栗慢慢地就不仅是抽泣，而是种欲望了。那当然是小希梦寐以求的。后来小希终于伸出双臂抱紧了男人。让爱欲和悲伤一道强烈地交混在她的心中。后来欲望就占据了小希的整个身心，当她急切地寻找着男人的嘴唇时，她竟然已经忘记了母亲就停放在墙壁的那一面。

接吻使欲望接近着高潮。那是盼望已久的一种真正的自由的状态。男人向妻子请了假，而小希也不再有人阻挡。还是母亲成全了女儿，因为惟有她的死亡，才能造就今天的这一切。于是悲伤滋润了爱情。他们就那样长时间地拥抱着亲吻着。那么强烈的

身体的欲望。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甚至很久不能单独在一起。他们彼此渴望着对方。对方的身体和对方的心。那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得到而更加强烈的一种激情。男人开始抚摸小希的肌肤，亲吻，那丰腴而温暖的，而小希也已经把她的手伸进了男人的裤子……

但是突然地，一片黑暗。

那是种命定。为母亲而长明的灯灭了。

多么可怕。这是警示。是母亲不肯放弃的最后的管束女儿的权力。

小希害怕极了。她说为什么母亲的灯灭了？我们做了什么？是报应吗？或者是母亲还活着？

小希跑回母亲身边。她哭着说，妈妈我来了。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太孤单了，我……你能原谅我吗？你不是也希望我能幸福吗？

男人独自站在那个陌生的房间里。等着月光慢慢地流泻进来，照亮黑暗。男人还要等的，是他那勃起的欲望慢慢地平息下来。也需要时间，而在那个时间里，他系好了被小希解开的所有衬衣的纽扣，拉上裤子的拉锁，把衬衣装进裤子，最后扣上皮带。

就这样欲望被遏止了。男人不知道这样的结局是不是很好。只是有些令人沮丧。但是男人理解小希。后来天快亮的时候，他离开了小希的家。

清晨女人接到了丈夫的电话。男人仿佛是为了表白什么，他上来就说，我在办公室。

办公室？那么早？干吗不回家？

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必须提前准备。你怎么样？还好吗？

小希怎样？女人跳过了男人对她假惺惺的关切。

当然她很难过。你知道她非常爱她的母亲。很多年一直是她们母女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的那种感情。所以当母亲离去，她的伤心是可想而知的，她一直在哭，她……

夜里是不是突然停电了？妻子问。

停电？男人一时语塞。不知道他该怎样回答。

是的，突然停电了。我就点着蜡烛等你，可你一直没有回来。停电时你们在干吗？

什么我们在干吗？男人突然火了。他莫名其妙地在电话里喊叫了起来，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停电？停电我们又能怎样？屋子里那么多人。守着。而且小希那么伤心，你不要话中带刺好不好，人家小希遇到了不幸……

女人说我知道她遇到了不幸，我也知道她很悲伤，否则你干吗熬更守夜地陪着她，我又干吗独自在家点灯熬油地等着你？我知道这全是因为她遇到了不幸。我只是希望这不幸不要殃及我们。真的我已经感觉到那种危机了。我一夜都在想，这可能就是上天给予你们的一个机会。你不要放下电话，让我把话说完。是的你并没有对我承诺我们永不分离。而且承诺了又能怎样呢？当今撕毁合同而又无需受罚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想到了分手，也想到了分手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损伤。我知道分手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都将是致命的，也都会使我们失去很多。所以分手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到头来，我们会两败俱伤，伤痕累累。

那就不分手。男人敷衍着说。他又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我要放电话了，还要准备会议的发言。

可是，我想我们应该谈谈。

谈什么？我们不就是过日子吗？

可是你已经有了这一次夜不回家。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如此开了先例，我不知道今后我要面对的会是什么？